

那个时候的上海一点也不大，认识的人住得很近，没有手机，人际关系简单。亲友相隔不出两条马路，就连大家讲的话似乎都是一个系统的。那时，大人经常会带着孩子们去红房子西菜社“吃大餐”，学校组织去淮海电影院看电影的午后，小朋友们会两两牵手，周末的时候，小孩子爱去复兴公园里乘坐电动马（旋转木马），华亭路则是少男少女们逛它千遍不厌倦的地方，还有那些不通公交的小路……

就连那个时候的阳光回忆起来都分外美丽。顾惟颖爱的是那个时代。或者说，顾惟颖们爱的是那个时代，然后他们中的一个自觉地站出来，理了理头绪，把自己的回忆写成了一本小书《一个人的淮海路》，记录那个时代的生活。

毕竟是生于斯，长于斯的姑娘，顾惟颖文字里浸润着的情感，常在行文的某一处不动声色地勾搭上你，于是你“哦”地一声，忽然明白上海弄堂里的王琦瑶是真真实实存在的。顾惟颖曾想将小书取名《地铁时代前的上海》，因为在她的记忆里，上海最好的时候是在高架和地铁建起来之前。



贾樟柯曾经说过，中国一些城市像是盆景。所谓盆景就是需要精心雕琢给外人看的，上海在顾惟颖眼中是属于这样一种“盆景”的。因为是“样板”，所以需要不停地打造她，打磨她。“问题是，我们在城市里面土生土长的人，有时候会觉得，这种打磨和我们自己其实没什么关系。很多以前住的老街区也都被打造掉了。我觉得这二三十年里面，整个上海，它其实很多东西已经被推翻掉了。不光是房子，街区的形貌，包括人际关系，人情感的渊源，很多东西都在被推翻掉。”

一次，顾惟颖和朋友驾车一路从机场开往市区，绵延十多公里都是层层叠叠的高架，天空都看不见。“我是如何会忍受、习惯这样的故乡的，自己想想都难以置信。”一个人也好，一个地方也好，过于追求效率、成就，会失去一点美感。

小书《一个人的淮海路》里，已经在表达这样的内容，或多或少。“有时候有一点伤感吧”，顾惟颖说，“现在的上海和小时候生长的上海相比，已经不是一个城市了，变化挺大。复兴路这一片其实还是保存蛮好的，但是你放到一个地图上看，这是多小的一块啊！”



武康路、渔阳里、淮海巷，顾惟颖常常在这一带游走，熟悉得很。

Q:生活周刊
顾惟颖 A

Q:一句话说说你的生活理念？

A:我是个散漫的人，一辈子不想做尖子，只想观看各种伟大和微茫。

Q:你在居住环境、交通工具上有什么偏好？

A:一直习惯住市中心，宁可上只角一张床，不愿城外一栋房。这个大概是从小受身边长辈地域观念的影响，我知道挺封建落后的，但是根深蒂固了。目前交通方式就是打车，不会开车，也没买车，不爱坐地铁，上上下下嫌麻烦，另外，地铁里好多人挺粗鲁……老早看法国电影《地下铁》，觉得地铁特浪漫诗意，后来发现上海地铁和浪漫诗意完全没关系。

Q:你的生活“偶像”是谁？

A:我所有好朋友，都是我生活的偶像，因为他们身上有做人的精彩，更拥有我不及的优点，给了我很多帮助。

Q:你欣赏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？

A:聪明的，大方的。聪明体现在日常的幽默感与谦和，大方体现在愿意对周围人好。这样的男人和女人，他们于世，是有美感的。

Q:分享随时能为你打败负能量的一件东西，或是一个行为、一段记忆。

A:找好朋友或者我妈聊天，再一个人在酒店开个房间住两天“大隐隐于市”。

Q:说说你最常用的手机（阅读器）上的应用APP前三个？

A:天呢……什么是APP？微信算么？

Q:戏说一下，如果上帝允许，你最想拥有什么超能力？

A:永远不要衰老。